

◀（上接8版）

看到一只死老鼠。武士说：“角内（仆人名），去把那只老鼠拾起来。”角内说：“可是那只老鼠已经死了。”“这我当然知道，不过我是属鼠的，见到这个于心不忍。”“哎！老爷，幸亏您不是牛年生人，小的还真是走运呢。”

鹤【《坐笑产》安永二年（1773），《噺本大系》第九卷】

某大名，将军赏赐给他一只鹤。为了祝贺这件事，其治下的百姓头（模拟于乡绅地主）与家老（辅佐藩政的家臣）都来说：“这真是贵家长久之基，与有荣焉。”给他们吃的是没有鹤肉只有一层薄薄油花的青菜汤，大名还问：“这很难得吧？”（有人问）“说起来，您一定给将军那边送了许多礼物吧？”（大名说）“是很多，大概有一千两左右吧。”于是百姓头认真地说：“赏赐给您的不是乌龟，这真是太好了。”

相比较于《笑府》中官员的贪婪，衙吏的钻营，日本的笑话则较少涉及这一方面。而且在日文小咄改写时，还运用了“鹤千年，龟万年”这样的日本俗语，使得笑话更加贴近日本读者的生活，试图引起读者的共鸣。

不过，在《译准笑话》中，这则笑话是如何呈现的呢？《译准笑话》第7则原文如下：

一衙官生辰，掾属贖钱。为其属鼠，铸金鼠为寿。官喜其用意，玩赏弗措。因谓曰，卿等亦知荆妇生辰乎。渠乃属牛云。虽然基本的内容并没有变化，但原文中的“奶奶”、“奶奶是属牛的”这样的口语表现都被改为较为文言的“荆妇”等词，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时将俗语文言化的倾向。呈现出这种倾向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出以下几个，如《译准笑话》第116则：

医误治死人儿，怒将鸣于官。请以其子赔之，事得释焉。一夜有叩户者，曰，主妇暴病，敢烦诊[诊]治。医谓妻曰，不可轻往，恐亦见取汝矣。此则笑话的原文应是参考了《笑府》（笑B中收入，不见于笑A。另，亦见于《笑林广记钞》）卷四方术部“赔”一则：

一医医死人儿，即以己儿赔之。无何，医死人仆，家止一仆，又以赔之。一夜又有叩门者，云娘娘产里病，烦看。医私谓妻曰，又看中意你了。“娘娘”、“又看中意你了”之类的口语白话，分别改写为“主妇”、“不可轻往，恐亦见取汝矣”等文言词。而且与《译准笑话》相比，《笑府》原文中从儿子到仆人再到妻子，最后给人一种果然如此的戏剧感，而且医生对妻子说“又看中意你了”更是使人为庸医的无知与愚蠢发笑。而《译准》则更倾向于详细

地记事，其结果是，与《笑府》相比幽默感被削弱了。

再有，《译准笑话》第113则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：

贼入人家，懒夫赤贫，拘物无所得，怅然径去。夫追呼曰，好汉，请闭户而去。贼曰，夫何所虑，须安心睡。又入一家，无复床席，殆是空屋。唯窗下有一大藤簾，试挈颇重。谓搬家去，犹遗是物。忙手发盖，则有人赤裸而卧，曰谁居，作恶，使蚊入焉。

试与《笑府》卷三世讳部的“遇偷”（笑A、笑B皆有收入）一则相比较：

偷儿入一贫家，遍摸，一无所有，乃唾地而去。贫汉于床上见之，唤曰，贼可为我关了门去。偷儿曰，你这个人叫我贼，也忒难。一说，唤贼关门。贼笑曰，我且问你，关他做甚么。亦有味。旧说云，贼可替我带上了门。贼曰，是这等贫懒，所以做不得人家。贫汉曰，我做人家与你偷么。（至“偷儿笑曰”以下部分仅见于笑B）

与《笑府》相比较，《译准笑话》作者删去了汉语原文中的“了”、“这个”、“忒”、“什么”、“么”等白话词，取代以更加文言化的表达方式。

小咄中亦有类似的笑话，例如《落噺笑种蒔》[安政三年（1856），《噺本大系》第十六卷]里的《小偷》一则，汉译如下：

小偷不知道这是一户穷人家，偷偷地进去。什么地方都翻遍了，一点儿值得带走的东西也没有，小偷很失望，挫败地说：“不像话！真是白费力气！”正要回去的时候，穷人闭着眼说：“哎，偷儿先生，走的话，请把身后的门给我带上吧！”小偷笑着说：“带上做什么呢？”

三则笑话的结尾都是小偷对于贫穷主人要求的反问，造成了一种类似于相声里翻包袱的喜剧效果。而从结尾一句来看，小咄无疑是参照了《笑府》写成的，而《译准》则是将《笑府》最后一句反问做出进一步的详细解释。亦可以看出在改编笑话时，日本作者更倾向于对原文进行完整的解释并将其形诸文字。

还有《译准笑话》第132则：有忧贫者，或慰喻曰，需用媒妁。曰为媒妁者，何能救贫。曰彼口之利，以丑为美，俾贫作富，灵妙如神。此则笑话取材于《笑府》卷五广萃部“又（媒人）”（笑B中收入，不见于笑A，另亦见于《笑林广记钞》）一则。

有忧贫者，或教之曰，只求媒人足矣。其人曰，媒安能疗贫乎。答曰，随尔穷人家，经了媒人口，就发迹了。

将第132则与《笑府》相应作品进行对比，诸如“了”这样

的口语词被删去，笑话的最后却以四字句“彼口之力，以丑为美，俾贫作富，灵妙如神”结尾，能明确看到作者对汉语白话用语的文言化尝试。

虽然中日都有媒婆这一职业，明代陶宗仪在《辍耕录》中曾提到：“三姑者，尼姑、道姑、卦姑也；六婆者，牙婆、媒婆、师婆、虔婆、药婆、稳婆也。”但媒婆在中国一向被视为搬弄口舌、无恶不作的代表。虽然在日本的小咄中也能看到有关媒婆的作品，但数量却非常少，且直接而严厉批判媒婆的作品，就是对《笑府》的直接翻译，如《笑颜はじめ》中的《媒人》一则，汉译为：

有人感慨自己贫困，一人说：“既然你这样感叹自己的贫穷，那就托媒人想想办法吧。”这人问：“这是为什么？难道媒人还能医治贫穷吗？”回答说：“哎呀！经媒人的口，丑女也能被说成是天仙，穷鬼也能被说成是真人不露相的富翁咯。”

但与这样强烈批判媒人的作品不同，日本自产的笑话中，所嘲笑的仅仅是媒人临场应变的应对能力，从描写的形象看，对媒人所持态度并不带有那么强烈的批判色彩，相对则较正面温和。如《为长相困难者做媒》[《軽口大わらひ》延宝八年（1680），《噺本大系》第五卷]：

有人（给一户人家），撮合一对男女，双方父母也都同意了。这家的儿子偷偷地叫媒人来，问道：“感谢你给我介绍媳妇，不过那个姑娘长得怎么样？”媒人想我得说得好听一点，便说：“世上没有那么好的姑娘了。善女红，会读书，方方面面都很好，身段如弱柳扶风一般。樱桃小嘴，眼睛也细细的，像芒草的叶子一样。”这家的儿子说：“别的都挺好的，但女性的眼睛应该大一点，我不是很喜欢太细的。”这个媒人知道不好，马上说：“不是不是，只有一个眼睛是细细的，另一个很大很大的！”

(2)内容的本土化

在将口语改为文言的同时，作者为适应日本的社会及文化而作的改动也随处可见。比如《译准笑话》第16则，原文如下：

诗社宿题，期迫明日。有惰而俄作者，夜参半，沉吟未成。喟然而叹曰，呜呼，苦哉。腹且裂矣。妇人在旁，曰与生子何如。曰不啻也，生子举其所有耳，索句之苦，素腹中所无，岂不尤艰哉。

与这一则笑话相同的中国笑话有《笑府》卷二腐流部的“产喻”（笑A中收入，不见于笑B，另《笑林广记》中亦有与之类似的笑话“腹内全无”），其原文如下：

一士屡科不利，其妻素患难

产。谓夫曰，中这一节，与生产一般艰难。士曰，你却是有在肚里。（以上为原本《笑府》所载内容，日本明和五年出版之笑A作：“一秀才将试，日夜忧爵不已。妻乃慰之曰，看你作文如此之难，好似奴生产一般。夫曰，还是你每生子容易。妻曰，怎见得。夫曰，你是有在肚里的，我是没在肚里的。”）因为日本并没有类似中国的科举制度，所以在改写时，作者以当时较为风行的诗社取代《笑府》中的科举。

此外，时代早于《译准笑话》出版的另一本汉文笑话集《花间笑语》（江戸时代的儒者三村昆山所著汉文笑话集，手抄本，未出版，自序为1808年）中亦有类似的笑话。

村学究作诗，凭梧蹙额，半夜不语。其妻问曰作诗何苦。学究曰，作诗之苦，甚于妇人之产。妻曰，妇人之产也，懊懊恼恼，腹痛如裂，动系性命，其苦无可比者。学究曰，否，产虽苦，然是出腹中所有也。我之作诗，则腹中所无，而欲强出之也，其苦岂产之比哉。（《国文学未翻刻资料集》大久保正编，桜楓社出版，1981）

又，从《译准笑话》第14则中，也能看到作者进行本土化的努力。

贫人见债主至，泣告曰，吾死矣。惊问何故。曰昨夜梦死。债主慰曰，梦多相反，必寿征也。乃言又有一梦，尽偿公债矣。

这一则笑话与《笑府》卷三世讳部的“说梦”（笑B收入，不见于笑A）一则类似，“说梦”原文如下：

欠债者谓讨债者曰，我命不久矣，昨夜梦见身死。讨债者曰，阴阳相反，梦死反得活也。欠债者曰，还有一梦，梦见还了你的债。

所谓“正梦”“反梦”的说法，日本也有。不过因为“阴阳”一词在日语中基本上不当做“生死”来讲，因此作者在改编时，有意识地将“阴阳相反”一句删去，而仅仅保留了日本人也能理解的“梦多相反”一句。不过，在《笑府》传入日本之前，小咄中就有以梦为题的笑话了，如《醒睡笑》[元和九年（1623），《噺本大系》第二卷]中的无题一则，汉译为：

有一个若众（男妓，类似于明清时代的男相公），对念者（类似于契兄弟关系里的契兄）说：“昨晚在梦里，梦见你用金子造了一只雏鸡，然后送给了我。”念者说：“说起来，我刚才在梦里，也梦见给你了你刚才说的那样东西，但你说不要，于是后来就还给我了。”

此外，还有《译准笑话》第50则：

路上有搪突医人者。医怒，奋拳欲驱。其人遽跪曰，请受脚

踢。人诃之，曰婴渠手致死耳。这则应取自《笑府》卷四方术部“愿脚踢”（笑A笑B皆有收入，亦见于《笑林广记钞》）一则：

樵夫担柴，误触医士。医怒，欲挥拳。樵跪曰宁受脚踢。旁人诃之。樵曰，经他手，定是难活。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，庸医都常常是笑话中被嘲笑讽刺的对象之一。《译准笑话》第50则中不仅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将《笑府》白话文文言化的努力，比如“误触”改为“唐突”，“挥拳”改为“奋拳”等。还可以发现作者将原作中的樵夫改为了路人，这是因为虽然在中国明代，农民砍柴贩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；但是在日本江戸时代时，商业发达，当时已经出现了专门贩卖竹木炭等燃料的商店，称为“炭薪问屋”。这种中日之间的差异，使得对日本人而言，樵夫这一形象是十分陌生的，因此对其改造也变得很有必要。

日本小咄中与此类似的笑话还有很多，现试举两例如下：

藪医师[《春袋》安永六年（1777），《噺本大系》第十一卷]

（医生）听到有人急病，慌忙往外跑时，不小心把隔壁的孩子给踢倒了。孩子的母亲出来说：“你这个医生，不论有多么急的病人，也不能把别人的孩子给踢倒啊！”正在争执中，（长屋的）房东过来说：“都是租住在这个长屋里的人，大家就互相体谅一下吧。而且幸亏只是被他用脚踢了，经他的手后，能活下来的人一个都没有呢！”

医生[《笑颜はじめ》天明二年（1782），《噺本大系》第十二卷]

从对面来了一个医生，走路时和酒店的小伙计撞了个正面。医生很生气，口里说着“你这个可恨的家伙！”准备举手就打。小伙计赶紧说：“哎呀哎呀，请用脚踢吧，千万不要劳烦您的贵手！”医生就问：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小伙计说：“经您尊足，还不至于丧命；若劳烦贵手，我就活不了了。”

又《译准笑话》第109则：

山乡之民，过市把镜，宛见父在，惊感大喜，遂购以归。敬藏诸佛龕，朝夕启看拜谒。妻怪而试视，便见一妇人，遽为反目，大骂殴毆。邻有尼僧，趋来劝解。妻指镜告故，就而窥之，乃谓妻曰，请须贷宥，淫婢引咎，既已为尼矣。

这应取材于《笑府》卷十一谬误部“看镜”（笑A收入，不见于笑B）一则：

有出外生理者，妻嘱回时，须买牙梳。夫问其状，妻指新月示之。夫货毕将归，忽忆妻语。因看月轮正满，遂买一镜回。妻照之，骂曰，牙梳不买，如何反娶一妾。母闻之，往劝。忽见镜，照云，